

玫瑰經

閱興業

1. 前言

「玫瑰經」在天主教會中是一種十分古老的祈禱方式和瑪利亞敬禮。對於此項敬禮的準確的起源時間，現今已經無從查考，然而根據教會的傳統，認為是西班牙的聖道明在一次神視中從童貞瑪利亞手中領受的。可以確定的是，玫瑰經很早便得到了教會牧者們的肯定與鼓勵，從 1521 年由教宗良十世頒佈第一份正式文件開始，到 2002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佈《至聖童貞瑪利亞玫瑰經》牧函為止，至少有 15 位教宗都明確地論述過玫瑰經敬禮，鼓勵基督徒們重視玫瑰經的誦唸并效法聖母瑪利亞的信德和服從。本文便遵循著古老的基督徒傳統，從歷史傳說、學界的爭論以及教宗的推動等三個方面做出介紹，期望在為基督徒們提供一個理性上的認知後，有助於我們積極參與和宣傳玫瑰經的敬禮。

2. 穆雷戰役——一個美麗的傳說

2.1 阿爾比異端

據教會資料顯示，在 12 世紀的法國南部圖魯斯公國境內盛行著一種異端，即卡特里派（Catharism），又稱純潔派（Cathari），因為在阿爾比鄉村，人們常稱其為阿爾比異端。這個異端教派的主要思想，在於堅持宇宙中存在著二元性的終極實在，即作為絕對善的天主和與天主對立的絕對的惡，并因此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一是對倫理生活方面，即否

定肉體生命和婚姻生活的價值，二是錯誤地解釋教會信理，即否認聖言的「道成肉身」和此世的生活。¹我們發現，他們非常相似在初期教會中出現的諾斯底異端，諾斯底又與古代希臘哲學中的「二元論」思想具有密切關係。所以，阿爾比異端在聖道明（1172-1221）之前便已經存在了，例如在聖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1089-1153）的時代，這類異端信徒就盤踞在圖魯斯公國境內，並與當地的政治勢力勾結在一起。

1163 年，在土爾地方會議中（Council of Tours），教會當局已經警惕到卡特里異端的存在，並告知附近地區的教會領袖採取防範措施。由於異端教派受到官員們的保護，一直處在較旺盛的發展狀態，即使後來的數年間，如在 1178 年教宗亞歷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召集法國國王和英格蘭國王等世俗政府一起對付異端時，也沒有起到良好的效果。阿爾比地方的異端者，主要是受到了福克斯的伯爵（the Count of Foix）、伯基爾的子爵（the Viscount of Beziers）、古名的伯爵（the Count of Commings）等的袒護，最出名的官員是圖魯斯公國的伯爵雷蒙（Raymond），他不僅公開宣稱自己是一名卡特里派教義的追隨者，還揚言要以武力捍衛自己的信仰。²

2.2 聖道明的出現

1203 年，聖道明與奧斯馬教區的狄亞哥主教（Diego of Osma）作為當時西班牙卡斯提爾國王阿爾豐索八世（Alfonso VIII）的代表，一同奔赴丹麥的馬切斯（Marches）為阿爾豐索八

¹ 請參閱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公教會之信仰與倫理教義選集》（台北：光啓文化事業，2013 年 3 月），頁 401-404。

² M. Assumpta O'Hanlon, *St. Dominic: Servant but Friend* (London: B. Herder Book CO., 1954), p.64.

世的兒子傅納德（Fernando）提親，當二人路過阿爾比鄉村時，聖道明在客棧中曾與作為卡特里派信徒的老闆有過信仰上的交談，最終歸化了他。那是第一次與異端教派的接觸。在聖道明從丹麥歸來，再次路過此地時，便被當時的主教和政府官員們推薦，參與了征服異端教派的行動。

1207年，當教宗伊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60-1216）派特使與異端者多次談判無果後，不得不請求法國國王以最高領主的權威採取軍事行動，以征服圖魯斯境內的異端勢力。當時的圖魯斯主教福柯（Fulk）是非常支持以武力方式解決問題的。此年，在主教福柯的協助下，作為教宗特使的熙篤會會士伯多祿進入圖魯斯境內，並對保護異端派的圖魯斯伯爵實施了絕罰。出乎意料的是，絕罰舉動不僅沒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激起了伯爵的反彈，在此次事件中伯多祿被伯爵的侍衛刺殺了。教宗得到特使被害的消息後，隨即親自宣佈了施與伯爵的處分，並致信給英格蘭的國王若望和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要求他們聯合出兵，并在信中寫道：「絕不能容忍教會在這不幸的國家遭受毀滅，毀滅的應是她（異端）的支持者，應該採取激烈的交戰，以對抗這些比撒拉遜人更為殘酷的異端者」。³教宗的呼籲顯然是倉促的。為準備此次戰爭，一位法國的將軍西滿·蒙特（Simon de Montfort）——曾在英格蘭獲得萊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頭銜，便被及時地推舉為軍事指揮官。當時的世俗政權早已對極富聖德的奧斯馬教區的道明有所敬仰，為了鼓舞十字軍士兵的勇氣，便邀請他來助陣，卻沒有在意他創立的宣講福音的新方法。

2.3 穆雷戰役

³ Ibid.

儘管在聖道明之前，在教會與阿爾比異端之間已有過數次武力上的對抗。據多位歷史學者考證，僅在穆雷（Muret）一役中聖道明才出現了。他參與這次軍事上的角逐，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以現在的觀點言，的確有損於他的名聲。

相較於以往，穆雷戰役是一次規模較大的對決。由於阿拉貢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 of Aragon）在這個時刻背叛了教會，主動協助異端者，由阿拉貢、圖魯斯以及福克斯等公國組成的聯合軍隊，士兵已達到四萬二千人，而西滿·蒙特領導的軍隊僅有三千十字軍戰士。⁴雙方的兵力不僅不對稱，而且敵方的武器裝備精良，士兵更受過專業的作戰訓練。1213 年 9 月，敵方聯軍開到了穆雷的城牆外，爲了決一死戰，十字軍戰士們在參與彌撒後，由蒙特宣誓道：「我的天主，我要向你交托我的靈魂與肉身」，隨即率領戰士們一起衝出城門。根據傳說，聖道明正在穆雷附近的一個山洞裏。他以伸開的雙臂祈禱著，爲的是向至聖童貞發出自己的呼求，因爲他的內心非常清楚，僅憑蒙特將軍的數千人是無法獲勝的。他爲此做過三天禁食，徹夜地懇切呼求至聖童貞的救援。就在此時，道明是以聖母賜予他的「玫瑰經」利器在天空中與邪魔展開鬥爭的。一些傳記學者認爲，蒙特將軍被認爲是借著這位靈性上的戰友獲得勝利的。會戰之後，聖道明爲了感謝聖母的大力護佑，還在山坡上號召建立了第一所玫瑰小堂，作爲對至聖童貞瑪利亞的紀念。

3. 聖人道明，抑或可敬者亞倫

⁴ 在此次戰役的兩陣對壘中勢力的不均衡，是十分明顯的。有的傳說稱，敵我對比是 40000 敵軍對 800 十字軍士兵，請參閱 John S. Johnson, *The Rosary in Action* (Illinois: TAN Book and Publishers, INC., 1977), p.22.

學術界對於玫瑰經與聖道明關係的論述一直存在著爭議：一派主張聖道明是玫瑰經的真正發起人，另一派則持反對意見。⁵雙方爭議的焦點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從聖道明的去世到可敬者亞倫（Alan de la Roche/Alanus de Rupe, 1428-1475）的出現，約 250 年間的歷史資料對於玫瑰經和聖道明關係的記錄是空白的，二是可敬者亞倫對於聖道明創立玫瑰經的證詞的可信性。有關亞倫的證詞，我們可以間接地從他的弟子科爾乃略·斯奈卡（P. Cornelius de Snecka）口中得知，他在論述「玫瑰經善會」時，提到聖道明皈依異端者過程中在幾度失敗後獲得了聖母的顯現。聖母親自向他說：

毫無疑問，直到現在，通過你的辛苦勞作，你僅獲得了很少的收穫；你並沒有以神聖恩寵的雨露澆灌這片乾涸的土地。當天主意欲更新大地的面容時，他是通過沛降「天使問候」（the Angelic Salutation）的甘霖實現的。所以，你要宣講我的 150 遍的「天使問候」和 15 遍的「主禱文」，你必會獲得豐盛的收成。⁶

3.1 反對派：赫爾伯特·瑟斯頓神父

直到現今，幾乎所有研究玫瑰經的學者都會提起這位法國籍的道明會士亞倫。在此方面，批判最嚴厲的是耶穌會士赫爾伯特·瑟斯頓（Herbert H. C. Thurston, 1856-1939）神父，他於 1900 年至 1916 年間，在《月刊》（The Month）上連續撰寫過 20 多篇文章，詳細論述了玫瑰經的起源和意義，應該是近代以來最有學

⁵ 在道明會內部，也存在著持反對立場的學者，例如 Fr. Balme OP, Fr. Lelaidier OP, Fr. T. Esser OP and Fr. Bede Jarrett OP。此外，作為著名神學家的謝列貝克斯（Edward Schillebeeckx, 1914-2009）也主張玫瑰經是一個歷史過程中的產物，並非在某個確定的時間內形成的，請參閱 Edward Schillebeeckx, *Mary, Mother of The Redemption*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64), p. 164.

⁶ Augusta Theodosia Drane, *The History of Saint Domin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1), p. 122; M. Assumpta O'Hanlon, *St. Dominic: Servant but Friend*, p. 61.

術水平的學者了。⁷此外，他還參與編寫了 1912 年版的《天主教百科全書·卷十三》中的「玫瑰經」和「玫瑰經善會」兩個詞條；可以肯定，《百科全書》中的思想應該是瑟斯頓神父對玫瑰經歷史研究的濃縮版。為解決「玫瑰經」的起源問題，他在詞條中列舉了世界各大宗教及其文化中人們採用各種方法計算祈禱次數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較為典型的，如公元前尼尼微城的一塊石碑上的雕像，有兩個伸開翅膀的女神在「聖樹」前做著祈禱的姿勢，在她們各自的右手中提著一串「玫瑰花環」表達著她們祈禱的次數；而在伊斯蘭教中也有以數目不等的珠子穿起來的鏈子，以計算每日呼求真主阿拉的次數；像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馬拉巴（Malabar）的宮廷中，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佛教寺廟中，也都發現過異教地區存在的以寶石或其他物品串連起來的玫瑰念珠形狀的鏈子，被用作祈禱的工具。

瑟斯頓神父說，這種類似「玫瑰念珠」形式的祈禱工具也存在古代的天主教會中，特別是偏遠地區的隱修院中，例如公元 800 年左右，在德國賴興瑙地區（Reichenau）的本篤會隱修院中，聖高爾（St. Gall）要求所有司鐸應為去世的弟兄奉獻一台彌撒和誦念 50 遍聖詠；在 1096 年，由 Udalrio 收集的一本文集中，克呂尼（Cluny）修士們遵循著一個古老的習慣，當會內的一位弟兄去世了，有司祭品級的修士要奉獻一台彌撒，沒有神品的修士則要念 50 遍天主經或者 50 遍達味聖詠。以上兩個例子說明，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計算方法。在 11-12 世紀時，教會內還有人以「丟石頭」的方式數算自己的祈禱次數。1075 年，英國考汶垂的伯爵夫人高迪瓦（The Countess Godiya of Coventry）為一個隱修

⁷ 有關其詳細的文章列表，請參閱 John D. Miller, *Beads & Prayers: the Rosary in History & Devotion* (London: BURNS & Oates, 2001), pp.270-271.

院捐贈過一座聖母雕像，「她曾經把寶石串在線上，借著用手指數算它們來計算自己確切的祈禱次數。」⁸同樣在 12 世紀，當時的聖亞爾伯（St. Albert, +1140）「每天要屈膝 100 次，50 次是借著他的手指和腳趾將自己已經俯下的身體支撐起來的，同時他要反復誦念：『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胎也是可讚頌的』」。這也是當時流行的完整的聖母經經文。

通過以上列舉的事實，瑟斯頓神父向我們證明，這些原始化的玫瑰經誦唸活動都發生在聖道明之前，並且與聖道明沒有任何關係，所謂由聖道明創立玫瑰經的說法是無法在歷史中得到證實的。那為什麼會出現將聖道明與玫瑰經聯繫一起的傳說呢，誰又是這個傳說的製造者呢？這是瑟斯頓神父提出來讓基督徒們思考的問題。他通過查閱十七世紀伯蘭第斯團體（Bollandists）的作品發現到，⁹責任出在法籍道明會士亞倫神父那裡。瑟斯頓強調，伯蘭第斯團體指出亞倫神父曾經在講道中說過「聖母聖詠」（Our Lady's Psalter），即 150 遍的「萬福瑪利亞」的誦念是由聖道明建立的；¹⁰瑟斯頓進一步強調，由於那是在一個「沒有批判精神的時代」中說的話，因此許多教會中的文件便因著亞倫的講道詞產生了，相應地，道明會作為創建玫瑰經的權威便被確立在聖道明的身上。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亞倫是一個在信仰上極度熱誠的人，「依據教會中最高權威的證實，他也是一個帶有偏見的

⁸ Herbert Thurston, "Rosary",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13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p.185.

⁹ 伯蘭第斯團體（Bollandists）在教會中被認為是其所處的那個世紀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術團體，他們是由耶穌會士組成，力求以歷史考證的方法重新寫作歷代聖人們的傳記。其中涉及聖道明與玫瑰經關係的言論，多出自這個團體中的庫伯（Cuyper）神父。

¹⁰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13, p.186.

人，並且是根據他幻想的那些根本不會存在的作家們的證言和私人的啓示」來證明自己話語真實性的。¹¹隨後，瑟斯頓神父又論證了從聖道明去世到亞倫出現的約 250 年間的歷史資料的空白，他更引用了兩位道明會士巴爾姆（Balme）和萊拉第（Lelaidier）在《聖道明檔案集》（*Cartulaire de St. Dominique*）中的一段話：

在早期的修會不同會省的《會憲》中，（我們）已經檢查過了。它們已經被印刷過，但沒有一份證明，能夠指向這個敬禮。我們擁有數百份，甚至上千份的手稿，包含了許多談論敬禮的文字資料、講道詞、會院的年度記錄、聖人行實錄，是道明會士們在 1220-1450 年之間寫成的；但是，沒有一份資料能夠證明說，是聖道明創立了「玫瑰經」，或者作為一種傳遞給其弟子們的特殊的敬禮。

由此發現，無論道明會內部的學者還是外部學者，都有反對將聖道明與玫瑰經聯繫一起的言論。

3.2 贊成派：奧古斯塔·德雷恩修女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明會的內部和外部同樣存在的一個派別，即有一些學者認為亞倫的證詞是可信的，並相信聖道明是玫瑰經的發起人。在這一派中，包括了在 1996 年發佈〈捍衛傳統〉一文的作者杜弗神父（Paul A. Duffer, OP），他採取的是堅定地維護聖道明創立玫瑰經的立場，¹²然而，對此進行詳細論述的學者應該是《聖道明歷史》的作者奧古斯塔·德雷恩（Augusta Theodosia Drane, 1823-1894）修女。由於德雷恩修女生活在耶穌會士瑟斯頓神父之前，可想而知，她根本無法預期到瑟斯頓神父的出現；相反，在玫瑰經的問題上，瑟斯頓神父卻有反駁德雷恩

¹¹ Ibid.

¹² <http://www.rosary-center.org/1149n5.htm> (accessed November 19, 2013)

修女的嫌疑。德雷恩修女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僅指出了可敬者亞倫的證詞，也沒有忽視柏蘭梯團體的作家庫伯神父提出的兩個論點：（1）在聖道明之前，玫瑰經作為一項敬禮很早就存在了；（2）直到可敬者亞倫的出現，玫瑰經在歷史中根本沒有出現過。修女強調，柏蘭第斯團體似乎在有意排除聖道明與玫瑰經的關係，故意否認聖道明作為玫瑰經的真正發起人。在修女看來，庫伯提出的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它會迫使我們不得不將思考的議題分兩端作出說明：（1）「玫瑰經」在道明出外宣道之前根本不存在；（2）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能夠證明從聖道明到可敬者亞倫一段時期內存在的事實，足以駁斥亞倫是玫瑰經敬禮的組織者。¹³

在第一點上，她承認在教會歷史中確實存在著一些用繩結和串珠的方式計算誦念天主經（Pater noster）次數的事實，甚至有些是用珍貴的寶石串聯起來的，例如在英格蘭、羅馬、巴黎等地都出現過，它們都早於聖道明的出現，以致這些「串珠」本身在當時被稱為 Pater nosters。可是，她提醒學者們注意，我們不可以輕易斷定 Pater nosters 就是玫瑰經的敬禮。因為在談及玫瑰經時，需要確定「玫瑰經」的意義是甚麼？它至少要包含著兩個要素：一是誦念「萬福瑪利亞」的具體遍數，二是伴隨著對耶穌基督生平的默想。¹⁴在所謂被稱為玫瑰經敬禮的那個世紀之前，「天使問候」（Angelic Salutation）並不是一個被廣泛實行的敬禮。¹⁵關於此點，德雷恩修女在注解中提出了三個例子，其中之一是熙篤會的修士們，他們也非常喜歡誦念「萬福瑪利亞」，並且將「我們的天父」和「信經」聯繫在一起，但絕不早於 13 世紀。依

¹³ Cf. Augusta Theodosia Drane, *The History of Saint Domin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1), p.124

¹⁴ Ibid., p.125.

¹⁵ Ibid., p.125.

據她的觀點，只有在聖道明的事蹟中，我們才清楚發現到「天使問候」第一次在歷史中流行了，並且被當時的信友們所採用，也引起了各地教會牧者的關注。

為排除亞倫作為玫瑰經組織者的假設，德雷恩修女給出了確切的年代。1196 年，聖道明離開他的奧斯馬會院到外地傳教時，巴黎的主教蘇力（Eudes de Sully,+1208）公佈了一道法令，要求司鐸們鼓勵自己轄區的信友們把「萬福瑪利亞」加入到他們的日常祈禱中，也就是說加入「我們的天父」和「信經」中。1246 年，Rouen 教會的教長也發出了一道類似的法令，使用了類似的鼓勵性詞語，而且這一法令在同一年度的 Sens 地方主教會議中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從兩個事件可以看出，它們已經涵蓋了聖道明在外的使徒傳教部分，即聖道明的第一次出外傳教與由他推動玫瑰經的確切時間，只有在這段時期，「萬福瑪利亞」的誦唸才正式進入到公眾的敬禮中。¹⁶德雷恩修女認為，兩個事件之間的 50 年已經充分展現了形成玫瑰經的準確年代，她引用馬比倫（Mabillon）的話說：「從那段時日以後，『萬福瑪利亞』的使用，開始成為全教會的了。」

在第二點上，德雷恩修女的意見是，儘管聖道明是一位熱心誦念天主經的人，但在對付阿爾比異端一事上，他是宣講「萬福瑪利亞」的方式戰勝的。阿爾比弊端否認的是耶穌基督的人性，相應地，他們也否認至聖童貞懷孕耶穌的事實及其神聖的母性身份，甚至反對基督徒在公共場合提起瑪利亞的名字；如果否認瑪利亞具有母性身份，自然就否認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修女對有些學者指控的在聖道明與可敬者阿蘭之間存在著所謂 250

¹⁶ Ibid., p.126.

年間的歷史資料空缺的說法，作出了反駁。爲否定「歷史緘默說」，她列舉出不少於 10 個早於或者與亞倫同時代的證人，其中包括三個改革性人物：（1）義大利的可敬者克萊拉（Blessed Clara of Gambacorta），生於 1362 年，死於 1419 年。我們從她的事蹟中發現，在她尚未進入道明會之前，已經在聚集同輩的夥伴們一起誦念玫瑰經了。（2）義大利里西的可敬者若望（Blessed John of Licci），生於 1400 年，死於 1511 年，享年 111 歲。他生前曾在會院中建立一座特敬玫瑰聖母的大理石雕像。（3）義大利的可敬者安東尼·奈羅（Blessed Anthony Neyrot），生於 1420 年，1460 年在非洲的突尼斯殉道。他是佛羅倫斯的聖馬爾谷會院的成員，據說他是手持玫瑰經念珠和苦像被石頭擊斃的。這些人都介於聖道明與亞倫之間，不僅自己誦念玫瑰經，還大力推行過玫瑰經的敬禮。¹⁷

根據德雷恩修女的研究結果，聖道明創立了玫瑰經，亞倫的出現至多是一位玫瑰經的復興者。借著亞倫的宣講和鼓勵，玫瑰經敬禮在他那個時代中再次推廣了。由於德雷恩修女所處的 19 世紀的背景，她的辯護性論證是無法預見到瑟斯頓神父的，更像是針對十七世紀的伯蘭第斯學術團體。因爲是這個團體首次對亞倫的證詞提出的質疑，我們能夠肯定，瑟斯頓神父的立場應該是延續了伯蘭第斯團體的懷疑態度。瑟斯頓神父堅持的觀點是，亞倫爲了自己所創立的「玫瑰經善會」才想辦法找尋理由，從而製造出了一個傳說將自己的根據建立在聖道明身上。爲解決瑟斯頓神父提出的從聖道明到亞倫 250 年間的資料空缺說，學術界還有一種觀點，即此段時期資料的缺乏導源於當時的宗教戰爭，由於胡格諾派（Huguenots）焚毀了道明會的會院、圖書館等才造成了大

¹⁷ *Ibid.*, p.133.

量資料的缺失。¹⁸如果歷史中真的發生過火災的話，似乎給與了我們一個合理的解答。不過仍有學者在問，被焚毀的文件中真的存在見證聖道明創立玫瑰經的文獻嗎，誰能夠證明這部份資料的存在呢？

4. 玫瑰經與教宗

玫瑰經作為一項基督徒的公共敬禮，像其他敬禮一樣，從開始便得到了教會牧者們的肯定。在此方面，為後世基督徒提供首份支持者名單的，是普羅斯佩·老楞佐·蘭貝蒂尼（Prospero Lorenzo Lambertini, 1675-1758）主教。蘭貝蒂尼在義大利的博洛尼亞（Bologna）出任總主教期間，已經注意到伯蘭第斯團體的庫伯（Cuyper）神父對聖道明與玫瑰經關係的懷疑態度。他在自己的作品《玫瑰節日》（*De Festa Rosario*）中以辯護性的筆調，為我們開列了一份截止到 18 世紀中期比較完整的、推動過玫瑰經敬禮的教宗名單，其中還列出了教宗們論述玫瑰經文件的具體年代。他們是良十世（1521），比約五世（1569）、額我略十三世（1585）、西斯篤五世（1590）、克萊孟八世（1605）、亞歷山大七世（1667）、伊諾森十一世（1689）、克萊孟十一世（1721）、伊諾森十三世（1724）、本篤十四世（任期 1740-58）等，¹⁹蘭貝蒂尼想為基督徒們證明的是，幾乎所有簽署文件的教宗們都一致認為是聖道明從聖母瑪利亞的手中領受了玫瑰經。進入近代以後，在自己的任期內曾經發佈過玫瑰經牧函或通諭的教

¹⁸ Cf. John S. Johnson, *The Rosary in Action* (Illinois: Tan Books and Publishers, INC., 1977), p.26.

¹⁹ Quote from *the History of St. Dominic*, p.136. See also Paul A. Duffner, OP, "In Defense of A Tradition", <http://www.rosary-center.org/1149n5.htm>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3)

宗，還有良十三世（1883）、比約十一世（1937）、比約十二世（1951）、若望二十三世（1959）以及若望保祿二世（2002）。²⁰

玫瑰經作為一種自發的基督徒敬禮在教會中得到認可開始，直到近代，所有論述玫瑰經的官方文件都展現出了一種一貫性色彩：教會危機——信友呼求——瑪利亞救援，三者的關係是由誦念玫瑰經串聯起來的。如此說明，為什麼教宗們在號召基督徒誦唸玫瑰經時，會屢次提起聖道明在法國南部對抗阿爾比異端的故事，由這些文件顯示，有關聖道明與玫瑰經的傳說已經脫離了是否基於歷史事實的理性的論證，上升到了一種教會公共信仰的表達。從這種信仰的表達形式可知，至少在進入近代以前，玫瑰經始終帶著極濃厚的護教色彩，換句話說，每當教會遇到內在或外在的重大困境時，玫瑰經作為一種古老的基督徒敬禮都會被教宗們適時地重視起來。繼良十世作為第一個向全教會推行玫瑰經的教宗之後，號稱「玫瑰經教宗」的比約五世（1504-1572）在其發佈的勸諭 *Consueverunt Romani*（1569）中便充分反映出這種護教色彩。教宗說，當基督徒受到玫瑰經祈禱的激勵並努力傳遞給後來人時，「異端的黑暗便被驅散了，天主教的信仰之光開始揭曉了。」他鼓勵信友們一定要延續這種虔敬的祈禱方式，要不斷地向聖母呼求以對抗異端思想的流行和人性倫理的墮落。就在他的任期內，「危機—呼求—救援」的模式得到了充分驗證。當 1571 年 10 月 7 日天主教十字軍對抗伊斯蘭教侵略軍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時，聖道明對抗阿爾比異端時的情形發生了一——敵眾我寡，憑武力難以取勝，作戰的方法和結果是一樣的——軍人作戰 + 基督徒祈禱 = 敵人失敗。

²⁰ 有關各位教宗在任職期間發佈的有關玫瑰經的牧函或通諭及其年代，請參閱 <http://tomsdomain.com/rosary/id19.htm>（2013 年 11 月 18 日登入）。

如果這是在聖道明對抗亞爾比異端之後的第二次勝利戰役，那麼類似的以誦唸玫瑰經獲勝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戰役，則發生在教宗克萊孟十一世（1700-1721）的任期內：一場是在希臘的庫佛島（Island of Corfu）上，另一場則是在匈牙利的潘諾尼亞（Pannonia）。在擊退土耳其侵略軍的兩次進攻後，教宗克萊孟號召全教會的基督徒要以誦唸玫瑰經的方式每年感謝「天主之母」的大力護佑。

在近代教宗發佈的玫瑰經文件中，仍舊延續了古代教宗們的習慣。正如良十三世（1810-1903）在 1883 年頒佈的《最高使徒職務》（*Supremi Apostolatus Officio*）通諭中訓導的，玫瑰經作為一種古老的祈禱方式產生在阿爾比異端危害基督徒信仰的時期，此項敬禮的及時出現有力地捍衛了基督的教會，基督徒是把它作為至聖童貞直接賜給教會的禮物善加保存的。通過提倡玫瑰經的敬禮，教宗呼籲信友們要融入到教會的使命中，共同分擔教會的困難；他相信，只要基督徒熱心誦唸玫瑰經，呼求瑪利亞的救援，教會面臨的異端、迷信以及人性倫理的腐敗等危機都能夠借著瑪利亞的護佑得到克服（1-5 號）。良十三世對玫瑰經敬禮功效的宣傳，在不久後的 1917 年再次得到證實，因為從那一年開始，瑪利亞在法蒂瑪的連續顯現，充分證明了基督徒的虔誠信德和通過玫瑰經發出的呼求，完全能夠阻止無神主義在歐洲的擴散、并促使蘇聯回頭。

在教會中，玫瑰經作為一項敬禮被大力推行是為了讓教會擺脫各種危機的話，其本身具有的提升信仰的內在意義便是非常重要的。若望保祿二世在 2002 年頒佈的《童貞瑪利亞玫瑰經》牧函中，便做了更多神學意義上的說明，在指出玫瑰經作為「對抗社會邪惡的精神利器」外，更強調了其本身表達的基督學特徵。在

這份牧函中，教宗既肯定了玫瑰經集口禱和默想為一體的特徵，還在原有的歡喜、痛苦、榮福三組奧跡上添加了一組光明奧跡，由此補充了以往缺乏的從「基督受洗後到苦難前的公開傳教時期」的空白（19 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基督奧跡，為信友們從耶穌基督的降孕到他的復活升天提供了合理的默想素材。在排列次序上應該是歡喜奧跡、光明奧跡、痛苦奧跡以及榮福奧跡，教宗高興地稱這四組奧跡為一部「福音的綱要」。若望保祿二世在表達方向上的轉變，並不是說以前的教宗不重視基督徒的內在靈修，因為良十三在《十月》（*Octobri Mense*, 1891）通諭中已經討論過基督徒默想三組基督奧跡的重要性（7 號），保祿六世在《聖母瑪利亞的敬禮》（*Marialis Cultus*, 1974）勸諭中也詳細論述過基督學的意義（45-46 號），而是說，在以往教宗們過於看重歷史過程中玫瑰經敬禮所發揮的捍衛基督徒信仰的神奇功效外，《童貞瑪利亞玫瑰經》牧函轉向了要求基督徒效法瑪利亞順從天主旨意、孕育并陪伴耶穌的榜樣上，鼓勵基督徒要將耶穌接到自己的生活實踐中，使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因為瑪利亞的奧跡聯繫著基督的奧跡，人不僅可以通過瑪利亞走向基督，更可以像瑪利亞那樣把自己融入到基督內。

5. 結語：一個神學性的思考

古典希臘哲學中的形質二元思想已經被教會神學接受，比如在洗禮聖事中施洗者使用的水和誦唸的經文被認為是有效聖事的標記。此種二元化的思想也表現在玫瑰經的念珠和伴隨的經文上，藉此把人的精神引向耶穌基督的奧跡中。玫瑰經不同於教會其他祈禱方式的特點表現在口禱與默想的結合上，這種把耶穌基督的二十端奧跡附著在念珠一口禱一默想的祈禱方式，相對於「苦路善功」，更能完整地展現出天主子 33 年的生活和宣講。因

此，玫瑰經作為一種祈禱方式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口頭的呼求，而是把祈禱者帶進天主子的生命中直觀到基督事件的發生。神學家們建議，若是祈禱者在誦念「聖母經」的韻律中直觀到了基督，口頭的禱詞便實現了本身的價值，而無需關注「聖母經」的詞語了。

二十端玫瑰經是在敘述耶穌基督的生平事蹟，實際上也是在紀念人類自身獲救的信仰奧跡。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忽視其所形成的時代背景，即阿爾比異端的教義在於否認基督的道成肉身及其在世生活。基督徒在誦念玫瑰經時，對基督生平事蹟的默想是與阿爾比異端的教義存在衝突的，如此，玫瑰經雖然被基督徒廣泛地視為讚美與祈求瑪利亞的經文，實則蘊含著基督的道成肉身、三年宣道、受難死亡以及榮耀升天等各項奧迹。玫瑰經突出表達的是基督在世生活的真實性和救贖事件的確鑿性，表達的即是歷史事件也是信仰事件，相對於教會的其他善功或敬禮，更能夠使基督徒在短短的一周時間內把耶穌基督的奧跡做一循環式默想。所以，它是基督徒在整個禮儀年中慶祝自己得救贖奧跡的縮影。

從天使加俾額爾的「萬福瑪利亞」問候，到依撒伯爾的話「你的胎是可讚頌的」，再到教會對「天主之母」的信仰宣認，已經將瑪利亞的地位和名號與天主的救贖工程聯繫在一起。瑪利亞在新約教會中不僅是基督奧跡的見證者，也是救贖工程的參與者和救贖恩寵的獲得者。所以，瑪利亞的存在，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典範和來世生命的希望，這是與她深切的祈禱和赤誠的信德分不開的。基督徒藉著誦念「萬福瑪利亞」經文也是在紀念新約教會中的首位信德典範，使基督徒在禱詞中不斷讚美她，並與她一同沉浸在救贖的喜樂中。瑪利亞是在基督內獲得自己身份和名號的，基督徒也可以通過瑪利亞獲得基督的生命。